

## 過去、現在、未來

林振華

總是，靜謐的早晨會被鬧鈴吵醒。我睡眼惺忪卻仍然沒有忘記該作的工作，打好領帶，我便在自家樓下等著，等著每次都會照顧我的好朋友。七點半，他依舊準時。記得從高中認識他以來，他從未遲到過，服裝總是整齊的藍襯衫、黑西裝褲。現在一起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他便好心的說可以順道來載我。

「我一個人孤苦的在台北，接受他的好意也是應該的吧？」每次我都這樣安慰著都要他照顧的自己。上了車他便笑臉迎人地向我說：「我今天超緊張的！待會我就要去應付那些糟老頭，逼他們買咱們公司的產品了！」我也笑著道：「你說服不了可別拖累我，害得我也得走人耶！」他笑著說：「安啦！」我們笑了笑，就像往常一樣。

心想：「原來他今天又要去洽談了！」我們不過三十歲，公司每次的協商洽談卻都希望他出馬，他口才一流、見識卓越，每次只要他說：「安啦！」我就知道，這次的生意已是囊中之物了！難怪這麼早就升到行銷經理。

我坐在辦公桌前努力為我的職責打拚，他也在會議廳裡施展三寸不爛之舌遊說廠商。工作到了四點半，我起來伸了個懶腰，倒杯咖啡提提神時，看見會議廳的大門突然敞開，裡頭的人都笑呵呵的握手致意。他看見我對我比出「OK」的手勢，我也對著他比出大拇指，就如往常。下了班我說要請他喝酒慶祝，他開心的答應了！

「料理亭」，我幾乎都會帶他到那裡喝清酒，畢竟比較愛玩

的我知道好吃的地方比他多，而這家更是最喜歡的小吃店之一。他把剛剛的經過娓娓道來，說對方如何貪婪刻薄的要求價格，而他是如何理直氣壯的說明優劣；過程他講得彷彿身歷其境，讓我是聽得興奮不已。最後的結論

是：他用公司給下有限的資助完成這筆大買賣。那資助少的可憐，沒想到他居然有辦法和大廠商達成協議，我不得不鼓掌叫好，再敬他一杯！原來，我真是打從心底佩服眼前這個男人。



酒足飯飽之後，他順道送我回家，我一開家門便往床上趴了上去，回想今日，也回想著從前。他從小就是個很成功的人，每次作業都是靠他幫我的，最後我的成績念上來也是他督促我的成果。其實，若沒有他，我現在真不知道在哪呢？心中自付：「我也得作些事情，讓大家刮目相看才行吧！」

隔日，他來接我時，我向他說：「我跟你說，從今以後呢！我是個脫胎換骨的人了！我會打拚工作。」他卻笑著諷刺我說：「又不是第一天聽到這番話，」我正想跟他反駁的時候，他卻續道：「我也是個脫胎換骨的人了！我鬚眉狐疑的問：「怎說？」他說：「我向我女友求婚囉！她也答應了！」這真是驚喜呀！我開心的拍了他肩膀，還讓他大喊：「我在開車耶！想死啊！你比我還興奮幹嘛！」我說：「臭小子！原來想求婚不早講啊！她很開心囉？」他笑盈盈的說：「開心是有一點啦！我求婚幹嘛要先跟你說啊？得到你的同意啊？」顯得相當自得意滿。

我雖然不服氣，卻也想不到什麼來反駁，他卻繼續說了：「不過我今天想去跟我的社工媽媽說這件喜事，你還記得我從小是在社會局照顧下長大的吧？」我倒是有些忘記了，不過經他提醒，似乎真是有這回事。「我想去問他我爸媽的事情。畢竟是我結婚，我想知道我爸媽是誰，告訴他們喜訊。」我不禁問他：「你不再恨他們了嗎？」他卻反問：「恨？有什麼用？反正我只是告訴他們我結婚了，順便看看他們是誰，以後也不會有聯絡。」我倚靠在椅子上，閉上眼睛說：「換做是我一定不會去找他們的！」他微笑道：「我也曾經這樣想過。算了，人生一次嘛！不過說真的，我居然能把七歲以前的事情通通忘記，這才是讓我真正想去知道的事情。」我便說：「好啦，我知道了，今天我自己回家。」其實我心中開始有了感想：「他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居然能有如今的成就，真是不得不佩服他！相較之下我真是遜色了。」到了公司，今天的我特別有勁，看來昨天的覺悟讓我精神百倍，我不禁回想：「比今天更有勁的不過就高三聯考那陣子吧？」莞爾之後又繼續投入工作。

做完工作，伸了個懶腰，原來賣力工作之後才能知道休息就像是久逢甘霖般，更讓我覺得休息可貴。對於今天相當滿意的我，第一次拖著沈重的步伐走在台北街頭，才知道原來晚上的風是這麼刺骨呀？如果要追女生，真的得像他一樣有台屬於自己的轎車囉，免得讓自己心疼的女孩受涼。自己「靦靦」笑了笑。不過累了一天，洗了澡也該睡了。我開始想著：「他是這樣的成功，如果我就這樣跟著他的腳步，我也可以踏上他這樣被公司的人愛戴，被身邊的人景仰吧？」想著想著就入夢鄉了。但，惡夢嗎？失眠嗎？不知道，今夜我睡得相當不安穩，這是我上台北來第二次這樣。

「感冒嗎？」忍不住問了自己，既沒發燒又沒咳嗽，居然不像往常是被鬧鐘吵醒，笑了笑也只得認命的繼續去上班囉。「上班、上班，幹嘛每天早上都得這樣不情願的出門呢？」心中充滿疑惑，「好吧。」拖著疲憊身軀走下樓，像以前一樣在樓下等著轎車接送。七點三十五分了？怎麼會！轎車沒有出現？我懷疑我的手錶壞了，質疑路邊店家的時鐘出問題了。他怎麼可能沒出現？我打了手機給他，他未開機，心想：「哇！他居然也有睡過頭的一天啊？看來我今天可以好好的糗他了。」沒別的法子只好走去坐車啦。在路上自己又開始胡思亂想，心想：「今天來個角色扮演好了。裝他好了！」我模擬了他遲到會有怎樣的反應，我在心中猜想：「大概會慌得連衣服都穿反了吧？他這樣用心在工作上的人，一定會這樣吧？像我就不會。哈！總算有一項比他好，比他看得開。」但我卻多了許多的疑問，他為什麼能這樣堅持？真是好厲害！唉，要遲到了先趕路吧。



托他的福，今天的我也遲到了。雖然被老闆念了幾口，但似乎看在我平時從未遲到，也沒多說些什麼。我在心中暗自碎念：「他怎麼會遲到咧？害得我也跟著遲到！」做著工作卻還藏著一些怨忿，不過看在他是我多年的摯友上，讓他請我一杯清酒就算啦！十點了，他的人影卻尚未出現，我蹙著眉，搜尋藏

著記憶的大腦皮層，卻絲毫沒有任何他說今天不會來的話語。一天的工作結束了，卻有個該來的人沒來，全公司的人都相當納悶，紛紛問到我頭上來。每個人都問我我也想問的問題，最後的答案果不其然是個未知解。所以下班後我還是自己一個人回去，這從未發生過的事情，連我也不由自主地慌了。坐在公車上，我摀住我的臉，仔細的思考任何他可能發生的事情，於是我又開始角色扮演了。

「我去找了社工媽媽，或許是因此見到了拋棄自己的父母，見了面心情糟糕鬧脾氣。嗯，這樣的話明天就能恢復了，明個兒一定會來上班的！」我停止思索，相信著我最後的結論。

到了夜晚，自己一個人會胡思亂想，早點睡省得自己煩心。但我在心中安慰自己：「今天工作很累，還是應該早點睡。」正當要關手機時手機卻響了！我吃驚地看著號碼，「誰呀？沒看過的號碼？」不耐煩的接了起來：「喂！誰呀？」口氣不好的粗糙聲音卻傳來了個似乎正在啜泣的清柔聲：「不好意思，我是他的女朋友，請問他有和你聯絡嗎？」

雖然在心中第一個念頭是她怎麼知道我的電話的但我還是改變了我的態度：「哦，不好意思喲，他沒找我，我並不知道他在哪，連妳都不知道嗎？」

話筒傳來了哭泣的聲音。我從未聽過女生哭泣，一時之間還真是慌了。「沒，他也沒聯絡我，他說他找完社工母親就會打電話給我。我已經等了一整天了。」說完她又哭了起來。

我只能趕緊安慰她：「放心啦！他是個好男人，我這個死黨最知道了！」我是在擔心他的安危。怎麼都沒有跟我聯絡？不知道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我真的很擔心他呀！」她似乎越哭

越急了。

「對。說得對！好，我明天上班請假去把他給找出來好嗎？請妳不要再哭了。」

「我也想去找！」她接著說。

「不用啦。我現在知道妳的電話了，一找到他，我就馬上打給妳，這樣可以嗎？妳用不著這樣和我到處跑啦！」很少和女生交際的我這次還真是慌張到了極點。她似乎也覺得不妥，便答應了，只叫我一定要打給她，就掛上了電話。我心想不妙。

「他是個非常負責的男人，他都不會讓我等了，怎麼可能會讓自己的女孩等著他為他流淚呢？一定是發生什麼事了！」但身邊一點線索也沒有，他的手機一定是沒開了！「不管了，明兒個先到他家吧。」

隔日，刺眼的陽光第一次不是照在我剛睡醒的惺忪雙眼，而是鼓舞著跑在大馬路上的我繼續往前。我到了他家樓下，按了電鈴門卻沒有任何反應；我大喊了幾聲，只有鳥叫蟲鳴回應我。向鄰居詢問，但每個人都只能搖頭以對，有股他直接從這世上消失的感覺。我蹙起眉頭深深思索：「我是他，他會因為什麼事情做出這樣消失的動作呢？我做完工作，開了車，找了社工媽媽，耶，對！社工媽媽呀！」我馬不停蹄得趕往社工局，詢問之下，找到了他消失那晚，見的最後一個人！她面目真如他所形容般慈祥，身體矮小微胖，眼神透露著無限關懷。卻見她走了過來，神色蒼白，彷彿她作了無可彌補的錯事般。我點了頭致意，她卻落下了眼淚回禮。居然連續兩個女人在我面前掉淚，而我這次卻沒有慌張，因為我找到了出事點了。她坐了下來，激動的握住我的手，說不出隻字片語，

「我錯了……」她終於吐出話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了？」我著急地詢問。

「他……他向我問當年的事情，我，我卻認為他長大了，真的告訴了他。我……」她開始哽咽了。

「妳不要這樣語焉不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了？」我著急地說。

「他五歲就在這了。」她繼續講。

「這我知道！妳講快點，一次說完呀！」

她吸了一大口氣，似乎情緒也比較穩定了。

「當年他爸媽五歲就把他送來了，因為他爸媽實在無法再愛他了。他當年不小心將他剛出生的弟弟給摔死了，他父母目睹了這一幕，心中無法平復，看著他就想起了他的弟弟，又不能愛也不能恨，他父母挨罰，他被送到這來，一切真是悲劇呢！」

我的頭沈了下去，繼續聽她娓娓道來。

「他那時候也是驚慌失措，每天嘴上都在碎唸著他殺死他的弟弟。我們這些社工局的都試著勸導他，但他每天窩在牆角，抱著雙腿；我們看了都心疼不已，眼淚不知道掉了幾次。當他六歲的時候，他便不說話了，自閉了一整年，都只看著書，做著自己的事而不與別的小朋友談天。一直到了他快七歲的時候，他有一天睡醒之後居然哭著說要找媽媽，大家已經一年沒聽過他的聲音了，當時無不欣喜若狂，但詭譎的是，他居然把五歲到七歲的事情忘得一乾二淨，包括他摔死了他的弟弟。我們很納悶這種事怎麼發生，詢問心理醫師，心理醫師說：『他可能是因為極力逃避他所想要忘記的事情，所以到了後來，他自己的腦袋便將自己最不要的記憶給封閉了。』於是我們便決定好好將他撫養長大，關於他小時候的事情一概不提，直到昨日。我，我真是錯了……」說完又繼續拿著衛生紙拭淚。

我便問：「那麼他去找他父母了嗎？」

「我告訴他詳情的時候他一句話也不說便走了，我真不知道他會去找尋他。以我對他的瞭解，他一定無法接受自己有这样重大的污點。他從以前就是這麼樣的成功，一夕之間變成殺害弟弟的罪人，真不知道他會出什麼事情？心中出現許多不安，坐在公車上更是如坐針氈。我在心中吶喊：『到底去哪才能找到他呢？』用手搗著臉的我，無法想出任何可以找到他的蛛絲馬跡。我漫無目的地找，任何曾經和他一起到過的地方我都沒放過，但只有自己黯黑的影子陪自己到夜簾垂下，沒有一絲可以稱作是線索的人事景物。現在的我不知道該作什麼，打電話給他女友嗎？打了增加她的傷心，不打也會造成她擔心，真是不知該如何是好。」算了，兩權相害取其輕，都答應要打電話了，買杯飲料再通知她吧。」打定主意的我卻被阻止了，電話聲在此時響起，我嘆了口氣，怨對一下自己的無辜，連個休息一下的機會也沒，看了一眼，果不其然是他女友的號碼在手機上閃耀著，無奈的接起，「喂，不好意思，我還沒……」電話那頭的聲音卻比我更急促。

「他自殺了……」

我無話應對……

原來又過了一個月呀！時間過得真快，現在的我可是自己開來公司，抬頭挺胸，我氣宇軒昂走進辦公大樓。公司職員遇到了我都非常有禮貌的向我打了招呼，我也一一回禮。坐上電梯，我對著鏡子調整領帶，希望今日的我看起來格外吸引人們

的目光。電梯門打開，所有的人都向我握手致意，因為今日正是我躍升為業務經理的日子，但是大家都比我還開心似的。通過了列隊歡迎的陣仗，我走進了辦公室，自己的辦公室；大步邁入關上了門，看著裡頭整齊的排列，桌子和椅子顏色的搭配，比夕陽伴晚霞更加自然。我慢慢逛了一圈，左手摸著桌邊，右手卻在擦拭著我的眼淚，回憶著一個月前。此時，門口卻突然傳出扣、扣兩聲，我隨口說：「進來吧！」他走了進來，像往常一樣，藍襯衫、黑西裝褲的他走到我的身旁笑問我：「傻子，哭個什麼勁啊？」我回：「沒啦！」我確實說了謊。

一個月前聽到他自殺的消息，飛奔到醫院去，才知道他剛從他四樓的家一躍而下，我猜大概是想還他弟，選擇摔死自殘吧。但好運的他被樓下賣水果的遮雨棚緩衝了向下的動量，但是最後仍是頭部落地，有腦部瘀血、頭骨挫裂以及腦震盪現象。他女友徹夜照顧著他，而我也相信他會回來，於是我拼了命幫忙分擔他的工作，從早起忙到就寢，週末抽點空可以探視他，其餘時間便在公司埋頭苦幹。過了八天，他像平常睡醒一樣起來，他女友欣喜萬分，連忙打電話通知我，我也立刻請了事假去看他。當我到了醫院時，卻發現他那兩天的事情全都忘了，也包括他無法接受的真相。醫生解釋道：「他有這樣的前例，或許奇蹟又再一次發生吧。頭部的撞擊或許也有關係，若真是如此，真是因禍得福呢！」我卻暗笑：「這樣的禍我寧可不要。」我同他女友因此發誓絕不讓他再一次知道這殘酷的事情，忘懷過去有時是這麼重要。而我也因為這個月的業績達到顛峰進而升遷，做到經理級的職位。我回憶起害怕失去他的日子，卻也因為這些日子升遷，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他繼續笑著跟我說：「好啦，你也是經理了，這次該換我請

你吃「料理亭」了！不介意我帶女伴吧？」我笑著回應說：「還以為做到經理就不輸你了，結果還是輸你這項啊！」和往常一樣去吃同家餐館，和往常一樣嬉笑打鬧，原來和往常一樣其實也是種幸福。

